

20世纪中东两大民族主义思潮之比较

——以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为个案 权新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甘肃 成县 742500)

摘要: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都是20世纪中东最具特色的社会思潮,在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影响了中东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尽管凯末尔和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政权的建构上都采取了共和模式,坚持政教分离,在意识形态上都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思想又有很大不同。如,对民族主义内涵理解;对伊斯兰的认同;以及他们的思想实践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差异,这体现20世纪中东民族主义的统一性中的多样性。

关键词:中东;凯末尔主义;纳赛尔主义;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958(2008)01-0004-03

民族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被世人所普遍认同。但各个民族受自身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需要诸因素的影响,在其政治实践中对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理解又有明显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就20世纪的中东而言,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思潮首推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国内学术界对其论述的较多,但从比较的视角审视的似乎不多。笔者主要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他们的差异,并进而得到对构建和谐中东的一点认识。

—

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作为20世纪中东两大社会思潮,具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两者都坚持共和主义,主张政教分离;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地缘政治、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又有许多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内涵不同

1. 凯末尔种族主义的民族认同观。种族是凯末尔构建土耳其民族认同的基础。在他看来,土耳其民族主义应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强调建立地域性民族国家,主张忠于土耳其,而非宗教或王朝。正如1921年12月1日凯末尔所声明的那样,“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建立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正是为了保全生命和独立,我们没有为大伊斯兰

主义而效劳,我们没有为大都兰主义效劳。”^[1]

其次,大力培养和增强土耳其民族意识。凯末尔强调土耳其民族具有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在世界古代文明中起过重要作用。他积极倡导学习、研究和宣传土耳其的历史,改革土耳其文字,清除外来语影响,通过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树立民族自豪感。

最后,承认民族自决权。一方面,凯末尔极力维护土耳其民族的自决与独立,坚决反对外来压迫和侵略。另一方面,他也支持原奥斯曼帝国各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坚决放弃大伊斯兰主义、大都兰主义。1920年,凯末尔对其主张的民族主义的性质作出明确表示,他说:“我们的民族主义是我们尊重一切同我们合作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我们承认他们的民族要求,无论如何,我们的民族主义肯定不是利己主义或骄傲自大的民族主义。”^[2]

然而,凯末尔并不承认国内的库尔德人为一个民族,直接导致以后中央政府与库尔德人矛盾的激化。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重要目标,是追求土耳其国内民族的同质化——同化于主体民族土耳其人。这是凯末尔主义的一大缺陷。因此,凯末尔所谓的“尊重”,是尊重土耳其国家以外的民族的权益,根本不包括国内数百万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等民族。就此也可以看出凯末尔主义的“粗暴性”和“蛮横性”与其实质上的大土耳其主义痕迹。

2. 纳赛尔文化民族认同观

收稿日期:2007—06—23

作者简介:权新宇(1975—),男,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助教,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东及中亚当代的历史。

纳赛尔主义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前者以实现外部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为目标,后者则以解决内部的发展问题为主旨。

(1) 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主义它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是一种建立在阿拉伯人共同的地域、语言、种族、文化和历史之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纳赛尔则继承和发展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它有以下两大主张:

第一,阿拉伯世界统一。纳赛尔坚持阿拉伯民族必须统一,认为只有实现统一,阿拉伯民族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同外国统治者作斗争,才能争取民族独立。为此,1958年纳赛尔曾将埃及与叙利亚联合,建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叙联合失败后,1963年4月,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又一次建立了“三国联邦”,但仍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纳赛尔认为,埃及是阿拉伯“圈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埃及的利益与整个阿拉伯民族密切相关。既然埃及属于阿拉伯世界,埃及就必须为阿拉伯民族服务。在解放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事业中,埃及应当作出重大贡献。

总之,建立在埃及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文化认同之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首要历史使命就是捍卫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其基本的目标是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不过,应当指出,纳赛尔虽主张阿拉伯统一,但却暗含着埃及应当是阿拉伯世界领袖的愿望与想法。因而,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成为纳赛尔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

(2) 阿拉伯社会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最早由叙利亚人密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比塔尔于1944年提出。1953年,在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后,埃及完全独立。为解决内部的发展问题,作为纳赛尔主义重要内容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应运而生。其基本内容是: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教义为思想基础,拒绝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以消灭“剥削”和“贫困”,实现“平等”、“正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拒绝共产主义;主张建立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经济基础,并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计划化;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建立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的联盟,走全民主的道路,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拒绝“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

(二) 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不同

凯末尔和纳赛尔都是世俗主义者,世俗化成为他们建国的重要原则。但尽管如此,凯末尔和纳赛尔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与立场互有差别。

1. 凯末尔对伊斯兰的态度

凯末尔认为,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世俗化则是其重要特征。为了与传统决裂,学习西方,就必须对作为奥斯曼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进行彻底改造。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约束伊斯兰教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使国民的忠诚由宗教转向土耳其民族国家。

为此,凯末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废除哈里发制,限制宗教对政治的干预;废除伊斯兰教法,引进欧洲现代法律,用世俗法官代替宗教法官;对宗教组织体系进行改组,设立宗教事务委员会和教产基金管理总局;关闭宗教学校,推行世俗教育。经过改革,实现了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法律以及宗教与教育的分离,伊斯兰教完全从属于国家的管制。

2. 纳赛尔对伊斯兰的态度

在纳赛尔看来,伊斯兰教对于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手段,通过它,可以与阿拉伯人在感情上建立联系,但不把它当作政治组织的原则。用萨达特的话说“宗教中不要政治,政治中也不要宗教”,社会领域要大力世俗化,但保留伊斯兰的影响,使其服务于世俗政权,服务于民族主义斗争,这一点与凯末尔对伊斯兰教的立场基本一致。但由于埃及地处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带,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纳赛尔在对伊斯兰上态度比凯末尔要温和一些。在纳赛尔“三个圈子”的理论中,伊斯兰在最外一圈。可见,伊斯兰教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有一定地位,不像凯末尔主义中,伊斯兰教与现代文明水火不容。因此,尽管纳赛尔政权建立之后,也实行了世俗化改革,但其程度远没有凯末尔彻底。伊斯兰教依然是国家的国教,大清真寺也没有如土耳其一样被用作博物馆。

(三) 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实践效果不同

1. 凯末尔主义的实践效果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对实践又有指导作用,不同的理论对实践必然产生不同的效果,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的实践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土耳其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完成了民族革命的历史使命,从而为土耳其现代化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强大政治保障。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土耳其建国后,摒弃了所谓的“泛突厥主义”,把国家的地理范围界定在土耳其民族的范围内。这确保了土耳其领土的完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革命成功后,巩固国家政权是当务之急,而发展经济则是其主要途径。通过凯末尔主义,土耳其不仅维护了民族的完全独立,而且也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从1927到1939年的12年间,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则为4%。^[3]相比中东其他国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绩。作为土耳其立国的思想基础,凯末尔主义至今还被严格尊行。

2. 纳赛尔民族主义实践的效果

从外交来看,在苏伊士运河战争胜利后,建立在埃及民族主义和阿拉伯认同之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纳赛尔对外政策的基准。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开始了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实践。但由于埃及在埃及国家利益至上的驱使下,严重伤害了叙利亚的民族利益和感情,导致阿拉伯共和国于1961年解体。1962年也门内战爆发后,纳赛尔又派军队进入也门支持也门共和派,反对保皇派,并和共和派建立阿拉伯联邦国家。但在1967年,

埃及迫于压力不得不从也门撤军，阿拉伯联邦国家名存实亡。而在1967年的“六五”战争中，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惨败。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形象就此黯然失色，纳赛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从内部的发展来看，大规模的国有化使经济失去了活力，而纳赛尔频频参与对外战争，更是雪上加霜。仅仅在“六五”战争中，埃及就有80%的军事设施被毁，1万名士兵和1500名军官阵亡。在1967—1970年，工业年均增长仅3.2%，1968年甚至呈负增长之势。^[4]可见，纳赛尔主义的实践虽然使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但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国家利益。因此，当1970年纳赛尔去世、萨达特上台后，便调整埃及的内外政策，修正甚至抛弃了纳赛尔主义。

二

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之所以存在诸多差异，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 凯末尔主义形成的缘由

首先，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对凯末尔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后发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凯末尔，吸收了19世纪末的西欧民族主义的理论，他认为民族，就是种族的延伸，民族——种族——国家是一个统一体，种族即民族，民族也是种族，同一个种族就应该在同一个居住区内建立一个自己的民族国家。这就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基点。这就决定了土耳其国家应该建立在“土耳其种族之上”而非泛“大伊斯兰主义”和“大都兰主义”之上。由此可见，凯末尔的国家建构的基础在于种族而非泛文化的认同。

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凯末尔抛弃一切泛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是追求包括土耳其和中亚说突厥语的各民族统一的思想。在青年土耳其人主政时，泛突厥主义上升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在泛突厥主义的指导下参加德国一方作战。事实证明，泛突厥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给土耳其民族带来灾难。一战后，凯末尔认识到，只有旗帜鲜明地奉行土耳其民族主义，抛弃不合实际的泛民族主义，才可能维护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建立土耳其民族国家。

(二) 纳赛尔主义形成的缘由

首先，尽管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最初也吸收了欧洲的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论随着历史的演进，本土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凯末尔主义。因此，纳赛尔主义的渊源更多在阿拉伯世界，这就决定了纳赛尔和凯末尔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异。

20世纪初，阿拉伯民族中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被西方称之为“泛阿拉伯主义”。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家，借鉴欧洲近代民族理论，结合阿拉伯人的处境和民族统一、自强的愿望，发展出成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尽管纳赛尔主义是其埃及民族主义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体现，但他的民族主义源泉却与前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一脉相承。与凯末尔在吸收以前的民族理论成果时更着眼于欧洲不同，纳赛尔把目光放在了阿拉伯世界，吸收了更多的本土思想资源。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地区政治文化，在思想

渊源上同伊斯兰改革主义相交融而生，在政治背景上同阿拉伯统一运动应运而发，在经济基础上同民族经济的成长而成长，在文化上随着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的发展而发展。

另外，纳赛尔所处时代的客观实际对其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削弱了老牌殖民帝国英法，催生了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诞生，纳赛尔革命就是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而当时，阿拉伯世界大多仍处于英法的殖民控制之下，反抗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独立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呼声。而独立就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来作为独立的理论支点。在当时苏美争霸的历史环境下，这个理论必然“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阿拉伯”，这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一方面，“东方”与阿拉伯的文化传统伊斯兰教在本质上有很多不可调和之处。比如，马克思主义要消灭私有制而伊斯兰保护私有制；马克思主义宣扬无神论而伊斯兰坚持有神论等。而“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百年殖民，使阿拉伯民众在心理上有一个习惯性的认同：西方等同于侵略。纳赛尔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阿拉伯”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实践。

结语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曾指出：“20世纪后半期的民族主义与传统通用这个的民族主义以及19世纪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里达到顶点的民族主义截然不同。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寻求使民族摆脱外来统治，从而使民族得到自己的国家。……今天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化的世界主义。”^[5]他的论述颇为贴切地概括了该时期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特点。民族主义是一把构筑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双刃剑”，充当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转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既能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利斧，也可以幻化成为造成地区动乱、侵蚀国际秩序的“杀手锏”，又能创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以来不可避免的。20世纪中东两大民族主义思潮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结论，我们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正确理解民族主义的内涵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伯纳德·刘易斯.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72.
- [2] 周青，晨凡，陈友文. 当代东方政治思潮[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676.
- [3] 彭树智，黄维民.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32.
- [4] 彭树智，雷珏，苏瑞林.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5.
- [5] 学习时报[N]. 2005-04.

编辑 / 赵忠军